



船王

叶童 著

商界战神奥纳西斯

四川人民出版社

船 王：

商界战神奥纳西斯

叶 童

四川人民出版社

1995 · 12

(川)新登字 001 号

责任编辑：汪 漪

特约编辑：周道惜 曾丽娟

封面设计：张 勤 崔永会

技术设计：王清华

顾问：杨福枢

总校阅：韩 毅

船王：商界战神奥纳西斯

叶 董 著

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（成都盐道街3号）

新华书店经销

眉山新华彩印厂印刷

开本 850×1168mm 1/32 印张 13.5 插页 8 字数 280 千

1995 年 12 月第 1 版 1995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7-220-03082-7/I·450 印数 1—30,000

定价：16.00 元

目 录

引子 历史上最富攻击性的商界斗士 (1)

第一篇 士麦那城的浪荡子：早在发横财之前，
他就懂得最有效的投资手段是行贿...
..... (4)

奥纳西斯从小就不安分守己，所有他上过的
学校都开除了他。刚成年，他便开始在妓院里厮
混。他有利用别人弱点的天赋。战争爆发时，他
通过贿赂救出了他的父亲。

第二篇 发迹致富：难民的生活使奥纳西斯充
满了复仇的活力，“我生来就是为了致
富，不论到了地狱，还是天堂，都改变
不了这一点” (40)

他作为难民来到了阿根廷的布宜诺斯艾利
斯，身上只有二百五十美元。他通过电话窃听期
货行情进行投机，又走私贩营烟叶，制造冒牌香

引子

历史上最富攻击性的商界斗士

如果在六、七十年代，要问谁是世界上最有钱的人，人们会毫不犹豫地说出一个名字：

“奥纳西斯！”

是的，阿里斯多德·索格拉底·奥纳西斯，全球首屈一指的船运家，遍及世界各地上百家公司的董事长和幕后控制者。他拥有的船舶总吨位在四百艘、五百万吨左右，并拥有一家国际性的航空公司、一座私人岛屿、一艘世界上最豪华的游轮，以及包括在赌城蒙特卡洛、国际大都市纽约、伦敦、巴黎等地无法确知的大量陆上产业，范围涉及房地产、造船业、炼油业等等。企业帝国之庞大，全球无出其右者。

但是，令人惊叹的不仅仅是他那巨大的财富，还有他极具传奇色彩的人生历程，和鲜明的个性特征。

当他一九二三年作为难民来到南美国家阿根廷时，他口袋里仅有二百五十美元。他在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扎下根来，先靠打工度日，最后终于凭他超人一等的头脑和勇敢无畏的拼搏精神，建立起了强大的私人王国。

世界上从贫穷到富有的人不少，但象奥纳西斯那样的人在富豪中却是绝无仅有。

他具有坚定不移的人生信念，把对金钱和女人的追逐当作他终生的目标，他的整个生活都是在为这个目标而运动。正是这一目标，激发了他巨大的潜力，使他能月复一月、年复一年地投身于工作的热狂之中，有时一连几天不睡觉，却依然精神饱满，他那忘我工作的热诚令人肃然起敬。

为了达到目的，他可以不择手段，这在生意上的表现就是不循规蹈矩，敢于突破旧的条条框框，想别人之不敢想，干别人之不敢干。他有一句名言，就是“到别人认为赚不到钱的地方去赚钱”。这充分体现了他强烈的开拓意识。

他有大无畏的勇敢精神，敢于面对一切挑战。在他的创业历程中，他先后与美国政府、全世界的石油组织、沙特阿拉伯国王、摩纳哥国王等势力强大的对手，在经济、法律、良心上进行了坚韧不拔的对抗，他与另一位希腊大航主尼亚尔霍斯之间发生的贯穿他的一生的商战，更是惊心动魄、扣人心弦。他身上蕴含的强烈战斗欲望支撑着他的一生，成为他事业成功的保证。

在漫长的一生中，他总是能够发现并抓住机遇。这是他之所以成功的一个重要因素。他最初的船队是在船运业跌入谷底时建立的；他是世界上第一艘万吨巨轮的开发者；他是使蒙特卡洛从衰败走向复兴的设计者；他是巧妙利用巴拿马等国政策逃避税收立法的发明者。

他的一生绯闻不断，曾和世界上很多有名望的女性有过恋情或婚姻。

他的第一任妻子蒂娜是著名船主诺瓦利斯的女儿；他的情人之一玛丽娅·卡拉斯是本世纪最伟大的女高音歌唱家；他的第二任妻子杰奎琳是第三十四任美国总统约翰·肯尼迪的遗孀。此外，他还和法国著名影星芭铎、好莱坞红星嘉宝等人有过密切交往。

他一生的梦想就是拼命挤进上流社会，成为其中的一员，所以他总是乐于和象温斯顿·丘吉尔这样一些有名望的人交往，同他们建立起了深厚的友谊。全世界许多名流显贵、政界要人，都在他那艘豪华的“克里斯蒂娜”号上作过客，并引为荣耀。

他对自己的子女又极为冷酷、无情，不关心他们的成长、生活，甚至不给他们以正常的受教育的机会。在家庭和企业管理中，他都是一个专制的君王，这使他一生都陷入家庭的烦恼之中。

总之，他是一个性格极端复杂、矛盾的人。他建立的帝国给人一种暴发、神秘之感。虽然在他生前，他就一直是新闻界和其它传播媒体追逐的对象，但直到今天，对世界上的人们来说，他仍然是一个谜。

所以，追寻他的人生历程是一件有益的事情，就让我们从他的童年开始吧！

第一篇

士麦那城的浪荡子

一九〇〇年一月二十日清晨，天色未明，地中海东部的士麦那城，正为一轮残月所映照，干凉的北风从海上吹来，四下显得静谧而凄清，只有一座别墅模样的院落内还亮着灯光。

突然，一阵新生儿宏亮的啼声自这座院落中响起，随即传来了医生那喜不自胜的声音：

“是个男孩！”

新得贵子的是士麦那城颇有名望的商人索格拉底·奥纳西斯。此时他从门外快步走入，先到床前，俯身吻了一下额头汗水涔涔的妻子佩内洛普·多娜格露，然后从医生手中接过婴儿。

婴儿闭着两眼，嘴却张得老大，哭声强劲有力，手脚不停地伸动。年轻的父亲看着肤色黑红的婴儿，口中不停呢喃着“儿子……儿子……我的儿子……。”

过了一阵，索格拉底从喜悦中回过神来，望着围在四周，同样面带喜色的家人们，索格拉底用他那作了父亲的声音向大家庄重宣布：

“他的名字叫阿里士多德·索格拉底！”

幼年的奥纳西斯有如一匹野马，极少呆在家里。山岗、海滩、大海、大街小巷成了他自由驰骋的天地。他的母亲佩内洛普·多娜格露出身于一个富裕的教会人家，美丽而严谨，对野性难驯的小奥纳西斯没有办法。这孩子整天难见人影儿。对奥纳西斯来说，关于母亲最为深刻的记忆就是母亲过早地离开了他。

这天上午，奥纳西斯正准备像往常一样，到外面去招集伙伴玩耍，却发现家中的气氛与平时相比有些异样。姑姑们在一间房子内窃窃低语，待他走近时却都不说话了。父亲脸色阴沉，两个叔父也一反平时的滔滔不绝，变得沉默寡言起来。

奥纳西斯开始不甚明白，大人们都在回避着他进行交谈，仿佛在议论什么非常重要的大事。最后，奥纳西斯终于发现家中这不同寻常的气氛和母亲有关。

母亲已经有好几天没在家里露面了，她一直躺在床上。奥纳西斯一晃之间心有灵犀，推开了母亲的房门。

他吃了一惊，母亲往日红润的脸庞已变得这样苍白，她倚在几个高高的枕头上，身躯微侧，见奥纳西斯进来，她虚弱地说：

“呵，孩子，你终于来了！”

一霎之间，奥纳西斯心如刀绞，对母亲的爱犹如开闸的洪水，涌上他的心头，使他那幼小的心灵简直无法承受。泪水不由得从他双眼流到脸庞，热乎乎地，仿佛是血。

他痴痴地走过去，半跪在母亲床边。多娜格露无比怜爱地替他擦去脸上的泪水。母子相对，良久无语。

过了一阵，多娜格露对儿子轻声道：

“孩子，我得了不治之症，恐怕活不太久了。往后你要听父亲的话，好好做人，振兴家业。我知道你是个有出息的孩子，你会做得很好的。”

“不！”奥纳西斯高声嘶叫道，他的声音仿佛一头被击中的幼兽，凄厉而疯狂：

“不！母亲！你会好的！我要给你找最好的医生来。你会好起来的！”

“那没有用的。”

多娜格露平静地说道，同时用手抚着儿子浓密的黑发。奥纳西斯起身伏在母亲的身上，多娜格露抱着他的头，眼泪也从苍白的面颊直往下流。

几天以后，多娜格露去世了。她是因为严重的肾功能不足、手术失败而死的。

母亲出殡的那天，天空阴云低垂，风从海上刮来，有如冰冷的刀子，刺人肌骨。一番仪式之后，棺材被放入墓坑。奥纳西斯眼看泥土渐渐将墓坑填平，斜吹的冷风当中，只感到从未有过的悲伤、孤独。

这一年，他才十二岁。

不久，奥纳西斯开始上学了。尽管父亲对于教育的作用从来都嗤之以鼻，但让儿子学会一般的读读写写总是不可缺少的。父亲有一句人所共知的口头禅：

“伟大的学问家都不是富人。受教育太多就瞧不起做生意。”

奥纳西斯在对待上学的问题上，和他父亲的意见有着少有

的一致。上学！上学意味着把他关进笼子里。对于野性难驯的他来说，这完全是进牢房的感觉。

奥纳西斯进了一所教会学校。一学期下来，奥纳西斯带回了他的第一份成绩单：每门功课都是全班倒数第一！

父亲不由得暴跳如雷！这种感受是他从未有过的：他是士麦那城有头有脸的人物，儿子的成绩如此，那不明摆着往他脸上抹黑呢？

索格拉底先生认定这不是儿子的过错。他的儿子绝不会有错！错在那里？在那些不中用的教师！在那无能的学校！

索格拉底先生当机立断，把他的儿子转学到了一所学费昂贵、享有良好声誉的学校。学校的名称叫阿罗尼。

进了阿罗尼学校之后，奥纳西斯的学习有了好转，特别是在语言上显露出了非凡的天赋。他是希腊血统的土耳其人，自幼就说土耳其语和希腊语，这所学校又开设了英语和德语。奥纳西斯对此表现出了相当的热情，这种热情源于他的性格。在他日后的人生旅途中，语言是他动用得最得心应手的武器之一。

但是好景不常。不久学校的教师们就对这个学生感到棘手和厌烦了。

奥纳西斯虽然年纪不大，浑身却仿佛长满了刺，那种尖酸刻薄、狂妄自大完全与他的年龄不相称，更令老师们无法忍受。

一天，一位女教师正在上课，突然听见课堂上响起了呼噜声，定睛一看，奥纳西斯正伏在课桌上酣然大睡。

“请你起来！”

女教师走上前去，摇醒了沉睡中的学生。

学生抬起了头，看着怒气冲冲的老师，伸起双臂，打了一

个大大的呵欠，然后瞟了老师两眼，若无其事地又睡在了桌上。

“起来！”

女教师的声​​音开始颤抖，一瞬间，奥纳西斯的种种劣迹浮现在了她的眼前：时常挂在脸上的鄙夷不屑的神情、自由自在地在课堂上游逛，不时发出的表示轻蔑的嘘声……。再让他这样下去，这课也就不用了。

“再不起来，我要向校长汇报，让你停学半个月反省！”

奥纳西斯仿佛听到了神的声音，一下子从座位上站了起来，收拾好书本，看也没有看女教师一眼，一溜烟跑了出去。女教师的眼泪不由得流了出来。

五月的士麦那城风光正美！奥纳西斯穿过浓浓的树荫，来到了一帮玩伴平时游玩之处。那里，有些不上学的孩子正聚在一起。当时士麦那的风俗并不要求人人都读书，只要有本事挣钱就行，这毕竟是一个商业港口城市。那浓浓的商业气味，盖住了知识的芳香。所以一些十三、四岁的少年，成天在街头游逛。奥纳西斯和他们都很熟。

“来了。”

一个男孩淡淡地问。显然，奥纳西斯这样在上课时间溜出来并非头一回。

“哎。”

奥纳西斯随口应了一声，把书本丢在地上向一群男孩们问道：

“你们在干什么？”

“我们正在造风车。”

一个男孩答道。

奥纳西斯立刻来了兴趣，高兴地说道：

“好！我们一起来做。看谁做的快。做好之后，每个人都来卖，看看能否成交。”

众孩子齐声应允。他仍七手八脚，用一些木条作框架，然后用棉布作成双翼。一会儿之后，六、七个风车便做成了。

“你做的最快！”奥纳西斯指着一个孩子说道。“你可以先卖你的风车。报个价吧！”

“五分。”

那个孩子报了价。

“呸！”

奥纳西斯大叫一声，然后高声道：

“五分！我们做的风车才值五分！亏你说得出口！你也不算。这几根木条就值五分钱。还有棉布，还有我们的工钱，就值五分吗？我看至少要卖到五角！”

“这是游戏，何必当真嘛。”

被斥责的孩子嘟囔道。

“我才不这样看呢。要知道，钱就是钱，要是不赚还赔，谁会干这样的蠢事？”

这群孩子还在做着游戏，而奥纳西斯已经开始在实实在在地算计了。这种精明的天性，应该和他那商人父亲有些关联。

索格拉底先生坐在校长对面，感到从未有过的羞愧。他镇静自若的大商人风度此刻消逝无踪，甚至连手也不知向哪儿放。校长意味深长地看着索格拉底，开口说道：

“你儿子太粗鲁无文了，如果不加以惩罚，学校的学生都会

被他带坏，我不愿你的儿子成为一匹害群之马。索格拉底先生，你是本城素有声望的人，相信你理解这一点，我们决定让你的儿子停学两周，作深刻的反省！”

“呵……呵……。”

索格拉底先生嗫嚅着，不知说什么好。

晚上，索格拉底前去拜访他的邻居阿夫拉米德斯先生。他是士麦那城最好的学校——福音学校的教员，也是索格拉底能够推心置腹、为数不多的朋友之一。

一见面，索格拉底就大倒苦水：

“总有一天，我会被我的儿子赶进坟墓里。”

“请坐，请坐，发生了什么事？”

阿夫拉米德斯一边问，一边招呼索格拉底。

“唉！气死我了。还不是因为不听话的阿里。我给你讲过好几次了。这不，又闹出了麻烦。我怎么办？阿夫拉米德斯先生，你说我该怎么办？五所了，读了三年书，换了五所学校了。这不成器的家伙，他的本事就是有法让所有的学校都把他赶出来！”

阿夫拉米德斯给客人倒了一杯水，然后坐下来，对索格拉底说道：

“唉，孩子还小嘛，还不太懂事，慢慢他就会变的。”

“屁！”

索格拉底冒了一句很少说的粗话，气吁吁地补充了一句：

“屁！我看他天生就那个样儿。不把我的脸丢尽，不气死我，他是不会算完的。”

说完这番话，索格拉底怒气稍平。喘过气来，他靠近阿夫

拉米德斯，抓住他的手说：

“老朋友啊，我这是求你帮忙来了。我看士麦那城的学校已经沒有一所能够管得住他了，除了你们的福音学校外。烦你费心，就让阿里转到你们校去读吧。”

阿夫拉米德思忖了半晌，然后回答：

“好吧！我们是老朋友了，这点忙我会尽力帮的。你等着听消息吧！”

“拜托、拜托。福音学校素以管教严格而闻名，相信阿里到了那儿，一定会变好的。”

半年之后，桀骜不驯的奥纳西斯转入了士麦那福音学校。这是一所英国式的学校，本城一些有名望的人都出自该校，它的历史已近有约一百年了。

不久以后，阿夫拉米德斯先生就为自己所帮的忙感到万分后悔了。奥纳西斯就插在他的班上。自从他一来，阿夫拉米德斯先生感到全班迅速发生了变化，这种变化不是朝向好的方面，而是朝着坏的方面。

若干年后，他回忆起奥纳西斯在学校中的所作所为，仍是一个劲儿地摇头：

“他是一个野性难驯的人，一个不守规矩的孩子。从来没有什么东西能够束缚住他，他真令他周围的人吃惊。他与他的父亲是两个样。我说，正是父亲有多宽厚，儿子就有多么可怕。他让学校里的其它学生不得安宁。我执教一生，从未见过这样的孩子。他是学校里最捣乱、最令人头疼的一个。”

让阿夫拉米德斯先生记忆犹新的，有这么一件事。

这天早晨，阿夫拉米德斯先生按时来到教室，准备上课。这

时候，奥纳西斯走到他面前，规规矩矩地说道：

“阿夫拉米德先生，克里斯托同学的个子太大了，而他的那张课桌太小，坐都不好坐，我的个子小些，而且我那张课桌要大点，能不能在午餐休息时，让我们留下来掉换一下？”

按学校的规矩，中午用餐时教室一般都要锁上。阿夫拉米德先生一听奥纳西斯要做件好事，这可非常少见，立即答应了，并把锁教室的钥匙交给了他。

到了中午，当众同学离开教室，奥纳西斯和克里斯托立即行动起来。他们并不是去掉换桌子，而是将教室内的照明电线一根又一根地扯将下来。

原来自打进了福音学校之后，由于校规颇严，加之奥纳西斯已是士麦那学校间赫赫有名的麻烦人物，受到了老师们的重点盯防，他一直未有机会捅漏子，因而心头郁积了一股恶气，早就想大大闹它一番，搞出点名堂来。他思忖再三，终于想到这样一个主意。

时值岁末，隆冬时节，天空照例一片阴沉沉。教室内如果没有灯，学生们便看不清书本，也就无法上课。奥纳西斯自认为此主意绝佳，并邀得克里斯托和他一同干。

上课铃声一响，学生们纷纷奔向教室，一些人去按开关，却没有灯亮起来。

“怎么回事？怎么回事？”

众人不明就里，过了一会儿，才发现断电了，电源线已踪影全无。

阿夫拉米德斯先生心知有异，但也来不及询问，到底是马上弄好电路，上课要紧，于是急匆匆去找人来修。

老师一走，学生们三三两两，来到走廊。奥纳西斯本以为老师会大发雷霆，却不料没取得预期效果。他在走廊上走来走去，突然看到了墙壁上红色的火警电铃。

“有了！”

奥纳西斯在心底欢叫了一声，凑上前去，用力摁住了那红色的按钮。

铃声大作。刚刚安静下来的学校仿佛炸了锅。学生们纷纷从教室内夺门而出。惊叫声、桌椅碰撞声、老师的喊声响成一片。

“哪里着火了？哪里着火了？”

学生和老师纷纷询问，却不见异状。良久之后，事态才平息下来。学生仍各返课堂。

问题被查清了。阿夫拉米德斯先生颓然坐在椅上，眼望着这个让他丢尽面子还若无其事的学生，心里已没有愤怒，而是充满了恐惧。

“他是那种或者完全毁了自己，或者取得杰出成功的人。这从他小时候就可以看得出来。”

多年后老先生这么说道。

奥纳西斯受到的处罚是被勒令停学两周。对此，他毫不在意。他对同伴说：

“这样好！惩罚或者使你顺从，或者使你更坚强，不管哪一种，你都取得了胜利。”

但是索格拉底想让儿子争光的想法却遭到了彻底失败，索格拉底先生本来对让儿子在学业上取得成就并不抱希望，于是也把面子思想收了起来，从此对奥纳西斯的学业不闻不问。一